

当安缦染上资本的尘埃

张琛 文/图



资本的力量无处不在。比如,张康阳惜别国际米兰。再如,安缦的声名鹊起。多年前,我就听闻安缦的鼎鼎大名,那时周围充斥着夜夜暴富的传奇,那时有国人在欧美等地一掷千金的消息传出,那是个空气中散发着金钱味道的高速时代;但平凡打工者如我,对于安缦1000美元一晚的起步价依旧望而却步。

不曾想,当黄金时代逐渐褪色时,在丽江大研古城(丽江古城)狮子山的住所——花间堂·隐泉,再次邂逅大研安缦。花间堂的店长开玩笑地说:“我们以隔壁安缦价格的零头,共享了同一片风景。”

对了,花间堂的分店已经开到了我们常州的舜山小镇,近期即将开业。

狮子山上的大研安缦

丽江城内主要有大研古城、束河古镇和玉龙雪山下的白沙古镇。之前做攻略时,我看到一些关于大研古城过度商业化的负面评论,实际入住花间堂后,我并不后悔选择最热闹最商业化的大研。这里有灯红酒绿,充满浪漫气息的酒吧一条街,也有深具文化底蕴的木氏土司府衙署(简称木府)和隔街相望的徐霞客纪念馆,这里遍布纳西族民居,小而美的各式博物馆,出行便捷,小吃遍地……而以避世、隐匿著称的安缦恰落址在传说中最喧嚣的大研。

狮子山是大研古城的标志性景点之一。

事实上,狮子山上的大研安缦,进阶房间一律朝西,天气好的话可以在房间内远眺玉龙雪山,还有机会能欣赏到日照金山……大研安缦的茶舍便设在狮子山的观景台边,看似人来人往,实则曲径通幽,离尘不离城。

狮子山下的木府,内设古城博物馆,现已成为一个知名历史文化景点,包括木府在内的古城早在上个世纪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木府始建于元代,兴盛于明代,兼具唐宋中原建筑古拙粗犷的余韵和纳西族的传统文化精髓。沿着木府内长达369米的古城轴线上一直往里走,便能径直抵达狮子山上的制高点——万古楼。

公开资料显示,安缦在国内仅有四家店,分别为北京颐和安缦、上海养云安缦、杭州法云安缦,以及丽江大研安缦。由此可见,丽江,以及大研古城在国内文旅产业中的地位。相比大研安缦,琅勃拉邦的安缦塔迦 Amantaka 则更富有传奇色彩,也常被引为东南亚山城琅勃拉邦深具不凡魅力的注脚。

在安缦塔迦喝杯老挝清茶

安缦塔迦 Amantaka 的名字来源于 tipitaka,意为“佛陀的教导”。和大研安缦相似的是,安缦塔迦同样落址琅勃拉邦市中心,与城里最繁华的闹市区仅一街之隔。这里本是一片建于上世纪初的法式建筑,曾是琅勃拉邦省立医院。15幢建筑中有10幢是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保护的建筑物,不能大改。白色作为建筑的主体搭配深木色的顶,再配上青绿的门窗;每栋建筑外都有加一个外廊以避强光,是典型的南洋殖民地建筑风格。村上春树那本《逝水无痕》的封面图,便是在安缦塔迦的外廊上拍的。

琅勃拉邦常被拿来与同处东南亚、同为山城的清迈相比。在我看来,就如我国的成都与重庆、青岛与大连,一时瑜亮难辨。琅勃拉邦是老挝著名的古都和佛教中心,以近700座历史

小满过后的节气不叫大满,而是直接以农事命名为“芒种”。“芒种”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地官》中:“泽草所生,种之芒种。”意思是说,只要能长草的水田,都可以种麦子或者稻子。当然,这里读作芒种(zhōng),泛指长着芒刺的各种谷物。《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农谚也说“芒种芒种,忙收忙种”。芒种一过头连收,一头连着种,有芒的麦子要收了,有芒的稻子可种了。所以,农民干脆把“芒种”称为“忙种”。如今的“三夏”也正是这些事。

夏日的阳光盛满热情,借着南风几乎一夜之间吹黄了麦子,芒如针,闪烁着光芒。麦粒饱满坚实,田野弥散醇熟的麦气。芒种一到,一声号令“开镰喽——”即刻发出,热火朝天的麦收便拉开帷幕。正如白居易《观刈麦》诗云:“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记忆中,儿时家境贫寒,父母含辛茹苦地维持全家生计。芒种前几天,他们就把镰刀磨得锋利,天不亮,



悠久的寺庙、仪式感满满的清晨布施等闻名于世,曾被《纽约时报》推荐为世界53个必游目的地之一。安缦塔迦门口便是琅勃拉邦每天清晨布施的必经之路。清晨布施的时间一般为5点半—5点45分,老挝人的一天,便是从一碗碗温热的糯米饭和一抹抹移动的橘黄色袈裟中开始的。安缦塔迦为住客免费提供的琅勃拉邦文化和精神沉浸之旅中包括布施、乘坐安缦塔迦的船在湄公河上航行等活动。

淡季的琅勃拉邦,游客并不多。中午12点不到,我按照攻略的建议提前到安缦塔迦预定下午茶,外籍经理热情地邀请我提前入座,我装模作样地瞅了下手边安缦塔迦的菜单,并不比常州的五星级酒店更贵——或许,应该尝试下安缦塔迦的午餐,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可惜,琅勃拉邦的美食太多而行程太短,当天中午我们去了南康河畔的一家网红餐厅——Bamboo Tree。

吃完午饭抵达安缦塔迦时,恰好一边喝着老挝清茶和老挝豆子煮的咖啡,一边躲避午后炽烈的暑气。我特地找了个村上春树类似的位置留影。如果有机会再去一趟琅勃拉邦,我决定直接入住安缦塔迦。人生,值得一掷千金的时刻并不多。

不可复制的安缦传奇

而安缦酒店的传奇色彩,至少有一半源自其创始人阿德里安·泽查(Adrian Zecha)。阿德里安·泽查是印尼华人,出生于1933年的苏加武眉(Sukabumi)地区。他的家族劳·西姆·泽查 Lauw—Sim—Zecha 是当地的显赫家族。与众多成功人士相同,

出身贵族的阿德里安·泽查从小便接受良好教育。1945年,他的父亲带领全家移民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德里安·泽查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理科硕士学位后回到印尼,投身媒体行业。在《时代周刊》担任驻印尼特约记者时,阿德里安·泽查因报道了印尼总统苏加诺与黛薇夫人的故事而引起轰动,不得不离开印尼。1960年,28岁的阿德里安·泽查在纽约创办了杂志《亚洲(Asia)》,在美国大受欢迎。1969年,阿德里安·泽查在香港创办了生活艺术杂志《Orientations》,中文名称《东方艺术品》。阿德里安·泽查40岁时,曾有机会出任万豪集团的管理层,虽然由于石油危机爆发,他与万豪集团失之交臂,却激发了他与好友及日本的东急集团在香港创办了丽晶国际酒店集团(Regent International Hotels)。1986年,阿德里安·泽查向美联航出售了手中全部的丽晶股份,套现3000万美元,创办了全球第一座安缦酒店——位于泰国普吉岛的安缦普里。

安缦普里意为“宁静之殿”。在丽晶工作时,阿德里安·泽查观察到高净值旅行者偏爱私密、避世的场所,对酒店的服务品质、景色尤为看重。自安缦普里开始,所有的安缦酒店都遵循这一理念。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独特的设计、避世的享受,让安缦收获了一大批钟爱它的粉丝,昵称“安缦痴(Aman Junkie)”。

巧合的是,我第一次去的东南亚国家便是泰国,第一次去的东南亚岛屿正是普吉岛。

阿德里安·泽查最初的设想是一年开一家分店,但是,资本怎么可能等得了。阿德里安·泽查在普吉岛建造安缦

普里时,没有银行敢贷款给他。但随着安缦普里的空前成功,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和资本涌向安缦。经过资本几轮介入、退出,2014年7月底,阿德里安·泽查心灰意冷地转让了所有股份,永久地离开了安缦。2017年,阿德里安·泽查创造了一个新品牌——阿泽莱 Azerai——一个定位于更适合年轻人住的轻奢酒店。Azerai 古波斯语中意为“梦境一般的地方”。

离安缦塔迦不远处,便是阿德里安·泽查为自己建造的 Azerai,昵称“小安缦”。遗憾的是,这家由创始人自住的 Azerai 在开业不久后便被换牌成 Minor 集团旗下主张 Boutique & Chic 的品牌 Avani+,不变的,它延续了安缦一贯的雅致和隐秘感。

只是,当阿德里安·泽查退出安缦后,当在资本的推动下,安缦还是那个安缦吗?

我曾不解,为何金庸的某经典版《雪山飞狐》会配《追梦人》这么现代、这么理想主义的片尾曲——“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这可是罗大佑1991年专门为纪念三毛离世创作的。

行文至此,我似乎悟了,胡一刀、胡斐、三毛,包括阿德里安·泽查、金庸都是追梦人;而我们,又在追着他们的梦。阿德里安·泽查曾在采访中说:“没有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必须演进,以迎合生活方式的改变。”只是,传奇总会落幕。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无论是在普吉岛、巴厘岛,还是大理、琅勃拉邦,安缦只剩缅怀,而往事只可回味! (之三)

谷物闪烁光芒时

唐红生

“吱呀”一声门开了,趁着气温凉爽去割麦。“芒种到,无老少”,那时学校会放长假,因为我还小,只能做做家务、收拾麦穗。随着年龄增长,力气也有了,就帮忙收割麦子、推车运麦,翻晒麦粒等。母亲手把手教我割麦,慢慢地掌握了要领。我一手拿镰刀,一手握麦子,而不是去抓麦子,抓顶多一小把,揽是手臂上有个顺带的动作,这样边裹边割,然后一小堆一小堆摆了一地。麦田热烘烘的,麦秆、叶、芒不时地划在手、胳膊和脸上,一会儿就汗流浃背,又刺又痒。我只割了几垄,就腰酸腿疼。麦收若遇到阴雨天,容易倒伏、发芽和霉变,形成“烂麦场”。因此,家家户户都在“抢”,抢割、抢运、抢脱粒,颗粒归仓。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收

与“种”迅速转换着。麦田旋即进行翻耕、灌水、耙田,白亮亮的,有点晃眼。现今多半是机插秧或旱播秧,而过去都是手插秧。一把把秧苗,天女散花般地抛向水田。先用尼龙绳固定好每趟秧的位置,乡亲们像啄木鸟似的,灵巧飞快地插上了秧秧。移步时,双脚不离地拖着后退,以保持直行,不然秧会插到脚窝中。一行行娇嫩的苗看似不在一条线上,不需多日,自然会成一条条笔直的线,点点淡绿也成片深绿。“一把青秧趁手青,轻烟漠漠雨冥冥”,乡亲们如神奇的调色师,金色的麦浪至此已变成绿波荡漾的秧田,渐渐融入夏日绿意葱茏的主色调。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梅雨,是冷暖气团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相持的结果,因发生在梅子黄熟的时节,所以名曰梅雨。梅雨是一种丰厚的

赐予,“农以得梅雨乃宜耕耨”,故谚语云:“梅伏两场雨,有面又有米”。人们在劳作之余,将青梅酿成梅酒,醇美的香气萦绕在舌尖。尤其在忙了一天后喝上一口,那甘美的滋味悠长悠长。青蛙们喜欢雨,喜欢在秧田中酣畅地合唱,起伏跌宕的节奏,和着时急时缓的雨,一直唱到稻花香,报告着秋日的丰收。听蛙们歌唱,是一种野趣,仿佛能嗅到白米饭的缕缕香气。

身处芒种节气,我既被仲夏的风情所迷醉,更被充满劳动激情的场面所感动。芒种的芒,是麦芒的芒,也是如芒在背的芒。我们要把握时机,顺势而动,如谷物之芒,闪人生之光。芒种的特点是忙,忙而不盲、忙而不茫。在忙碌的人生中,我们不应盲目、不迷茫,在收获的同时,播种希望的种子,向着既定目标踔厉奋进。

幸福终点站——来自 Benny Golson 的签名

蔡龙 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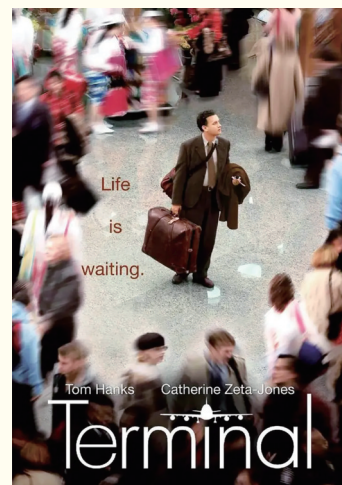


Benny Golson 签名

现在有很多人做电影视频剪辑解说,我近期在短视频平台通过这种方式看了不少影片,很多曾经错过的经典可以先看个大概,如果感兴趣则可以找原片欣赏。我近期完整看完的一部电影则是2004年由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幸福终点站》,而我愿意通过短视频剪辑,再跳到原片欣赏,更多的则是为了电影中的爵士乐情节。

影片讲述了汤姆·汉克斯饰演的维克多来自一个东欧小国,当他抵达纽约在肯尼迪机场入境时,被海关告知自己的护照已经失效,因为他的国家发生动乱,旧政府被推翻,直至新政府成立前,美国将不承认这个国家的存在,所以维克多便成为一名无国籍、无身份、无地位的“三无人士”,他只能被困在肯尼迪机场的候机大厅中,在自己的国家被美国政府承认前,他无法离开机场踏入美国领土。他只能靠着发放的饭票和在机场中打工维持生计,在这之中还遇到了层层阻碍。而他执着于进入美国的原因只为圆故去父亲的一个梦,他的父亲是一位爵士乐迷,曾经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一张有57位爵士音乐家一起拍摄的名为《哈勒姆美好的一天》的照片,在这之后,他的父亲通过写信给世界各地的爵士乐俱乐部的方式,花了近四十年的时间收集了照片中几乎所有音乐家们的签名,然而遗憾的是,在他的父亲临终前只有萨克斯演奏家 Benny Golson 的签名没有收集到。他将父亲曾经收集到的那些签名一起装在一个罐子里,将他们带到了美国,就是希望去 Benny Golson 演出的地方请大师签名。最终在机场生活了9个月,他终于可以踏上机场进入纽约,他也在第一时间去到了 Benny Golson 的演出场地,请他签了名并装进了那个铁罐。9个月的坚持与等待,终于帮助父亲完成了一生的梦想。

作为一个爵士乐迷,看到影片中维克多从铁罐中拿出的那些签名时,我是激动的,我都想隔着屏幕将那个铁罐据为己有,毕竟那些都是学习爵士音乐史时才能看到的人物,和维克多的父亲相反,我只有一张 Benny Golson 的签名,其他人的都没有收集到。Benny



《幸福终点站》海报

Golson 出生于1929年的费城,现在已经95高龄,当他在高中时期,就开始和一些之后的爵士乐大师一起演奏了,其中就包括 John Coltrane。他就在大学期间加入了 Lionel Hampton 和 Dizzy Gillespie 乐队,之后以乐队领队的身份录制唱片。他的萨克斯音色充满了温暖。他也是爵士乐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影片中当维克多落座后,Benny Golson 在舞台上演奏的就是他的代表作《Killer Joe》,这首作品发行于1960年,具有深刻的意义,探索了神秘、阴谋和人性复杂的主题,此后成为爵士乐曲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不断地演绎。它就像是一部叙事曲,小调和弦和意想不到的和声,再加上令人难忘的旋律,巧妙地营造出了紧张和充满悬念的氛围,从最初的诱惑和阴谋到一种忧虑和期待的感觉,这部作品将听众带上了情感的过山车。萦绕不去的神秘的低音给人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在歌曲结束后很久,仍能吸引听众的想象力。然而,这首乐曲又很难将它具体归类于爵士乐的哪个流派,它包含了硬波普、后波普和调式爵士乐的元素,将它们无缝地融合到一个有凝聚力 and 迷人的音乐叙事中。

作为爵士乐活化石的 Benny Golson 录制过数百张唱片,95高龄的他至今还未停止自己的音乐步伐,就在这个月还与其他5位乐手一起发行了合奏单曲。

生命不息,音乐不止。

Benny Golson《Killer Joe》
https://c6.y.qq.com/base/fc-gi-bin/u?__=UuqQFEWsjOr



哈勒姆美好的一天